

# 纳粹将领的 自述

——命运攸关的决定

〔德〕维尔纳·克赖佩空军上将等著

14  
24  
72

# 纳粹将领的自述

## —— 命运攸关的决定

〔德〕 维尔纳·克赖佩空军上将  
京特·布卢门特里特将军  
弗里茨·拜尔莱因中将  
库特·蔡茨勒上将  
博多·齐默尔曼中将  
哈索·冯·曼陀菲尔将军  
西格弗里德·韦斯特法尔中将 著

—— 中 庚 译 史 雁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82年·北京

## THE FATAL DECISIONS

*General of the Air Force Werner Kreipe*

*General Günther Blumentritt*

*Lieutenant General Fritz Bayerlein*

*Colonel General Kurt Zeitzler*

*Lieutenant General Bodo Zimmerman*

*General Hasso Von Manteuffel*

*Siegfried Westphal*

6th printing, December, 1968

Berkley Publishing Corporation, U. S. A.

(根据美国纽约伯克利出版公司 1968 年版英译本译出)

## 纳粹将领的自述

—— 命运攸关的决定

〔德〕维尔纳·克赖佩等著

申庚译 史雁校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11017·528

---

1982 年 2 月第 1 版

1982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26,400 册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09 千

印张 8 7/8 插页 2

定价: 1.20 元

## 出版说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三十六年了。在战后的岁月里，世界各国出版了大量的有关这次战争的书籍，有名人回忆录，有各种史书，有文艺作品……。然而，这些书大多出自战胜国的政治家、文人、学者之手。由当年作为战争的另一方面的纳粹将领出来介绍这次战争的书籍，则是不多见的。

战后，美国军事当局集中了一批纳粹高级将领撰写战史和回忆录，以便全面研究战史。本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问世的。这种做法不能不说是有其独到之处。本书曾在西方引起军界、政界和史学界的重视。

本书汇集的六篇文章写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六次重要战役，即不列颠战役、莫斯科战役、阿拉曼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法国战役和阿登战役。每篇文章后都有一篇评论。这六篇文章及其评论的作者都曾是希特勒手下的司令官、参谋长、作战部长等。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并利用了美国为他们提供的从德国缴获的大量文件和档案，描述了当时希特勒的作战部署、拟定作战计划的过程、指挥战斗的情况，分析了失败的原因，同时还记述了隆美尔、克卢格等德国主要将领的风格、特点以及他们的生活轶事，向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希特勒德国的内幕。每篇文章后的评论还向读者介绍了六大战役的背景知识，在文章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本书不同于一般的历史书籍，它的文字比较生动，再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个主要战役的鏖战；它也不同于小说，因为它

比小说真实。它对我们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了解德国法西斯大本营的内情，和当时欧洲、北非战场各个阶段的战争态势，以及希特勒所采用的战略、战术，仍有一定的价值；另外，它还可以帮助广大青年读者增长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历史知识，了解希特勒法西斯是怎样一步步走向灭亡的。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希特勒妄图通过发动一次世界大战以期达到其主宰世界的野心，但历史是无情的，非正义的战争注定是要失败的。

本书原文为德文本。1956年美国伯克利出版公司出版英译本，此后五次再版。译者根据1968年出版的英译本译出。文中所附各次战役的地图均按原书地图译制。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若有不妥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1981年1月

# 目 录

|                       |     |
|-----------------------|-----|
| 前 言                   | 1   |
| 评论：决定命运的一年(1939—1940) | 8   |
| 第一章 不列颠战役             | 14  |
| 评论：战争在扩大              | 29  |
| 第二章 莫斯科战役             | 34  |
| 评论：斗争接近高潮             | 80  |
| 第三章 阿拉曼战役             | 87  |
| 评论：从阿拉曼战役到斯大林格勒战役     | 112 |
| 第四章 斯大林格勒战役           | 116 |
| 评论：战役之间的空隙            | 172 |
| 第五章 法国战役              | 179 |
| 评论：战争将近尾声             | 215 |
| 第六章 阿登战役              | 221 |
| 评论：尾声                 | 258 |
| 索 引                   | 262 |

## 前 言

vii

本书旨在分析希特勒为攫取世界霸权所采用的战略和主要战术。在向美国读者推荐这本新书的作者——七位德国将领时，无需介绍他们，也无需证明他们对这些引起争议的问题有发言权。

他们的名字和十一年来所享有的声誉正是他们自己权威性的最好证明。

因此，我们只需评论一下他们对历史的贡献所具有的独特的价值。世界上再没有第二部象《命运攸关的决定》这样的军事书籍。本书对军事指挥问题进行了综合研究，力图通过当时参与作出决定而又首先承受其后果的人们的争论来说明真相。如果本书仅仅是又一部军事回忆录，那就只会提出一种新的牵强附会的理由为战败辩解。可是，这本书是一些知情人对当代最冒险的侵略的失败所作的评论。

德国高级指挥官在历史研究方面比起他们同时代的美国高级指挥官要努力得多。这七位军人作家也远比其他德国人更有历史修养。美国陆军远未充分意识到，正是他们自己推动和促成了本书的写作。

《命运攸关的决定》一书是我部工作人员 1946—1948 年期间在德国人中间进行特别研究后自然编成的。这使我们美国人能够对旁人的错误有更确切的了解并从中受益。第一篇文章对最高统帅部的失败进行了研究，博多·齐默尔曼进行了基本分析，冯·龙德施泰特、冯·布特拉尔和斯派达尔作了评论。我方由小詹姆斯·F·斯科金上尉领导这项工作。这样，就把工作协调起来了。否

则,就几乎不可能实现合作,写出这本书。

战争结束时,我的主要任务是着手整理德国对我方作战的档案。我专心致志地进行这项工作有两个理由:德国军人是我们的俘虏,而且我们还掌握了他们的大批档案,所以如果我们不予以整理公布,人们就不可能了解敌人的情况;同时,我们方面的工作已由我的副手休·M·柯尔上校很好地抓起来,他们完全能够写好我们自己部队的战史。

要完成这项工作只有一个办法,而且这种办法并无先例,这就是敌人的指挥和参谋人员显然必须由我们来监护。虽然从法律上说,他们是阶下囚,处于一种屈辱的地位,自惭形秽,可我们还必须尽一切可能振作他们的精神,使他们愿意在这项共同工作中像同事一样和我们并肩工作。

凡是在军事这一行里想做过去从未做过的事情,所招致的反对总是多于支持。这件事也是如此。当这个建议首次在总参谋部的会议上提出时,招来的是一阵嘲笑,因而此事曾一度不得被搁置下来。只有两位高级军官,即约翰·C·H·李中将和哈罗德·R·布尔少将看到了这种想法的基本意义,而恰好他们又处于关键性的地位。要是没有他们的支持,很多史料就要失传了。

尽管如此,下级具体办事人员的顽固反对阻挠了这一计划的执行。为了摆脱这一状况,我们不得不采取强制的办法。第一批同我们一起工作的德国将领,即同美军第八军在阿登作战的德军第四十七装甲军的那批将领,简直是从奥伯鲁塞尔营地绑架出来的。我们先把他们借出来,说要同他们谈一天,随后就突然把他们转移到我们自己在法国圣日尔曼昂莱的埃纳蒙城堡的总部。我们是这样考虑的:等到战区司令部获悉我们的行动时,我们已经建立了工作程序,并且已经有了文件资料,证明这样做是对的。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由于有了这个开端，盟军最高司令部终于发出了战役研究的新命令，这项命令使所有在西方手中的德军高级将领都参加了这项工作。随着工作的展开，我们愈来愈感到必须把德军将领同他们的参谋人员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同他们形成一个整体一道工作。这倒不是因为所有的将军逢到要解释自己指挥的战役时，都是说谎成性，而是因为所有的人，尤其是中年人，记忆力都靠不住。从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人类记忆力中最大的缺陷，就像出了毛病的烟火那样，你永远不能断定它会冲着哪个方向爆炸。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在指挥军队时，记忆力就像蓝图那样确切，可是当他们担任参谋或其他新职务时，似乎就失去了这种本领。常常有人对一些事情在三十天内记忆十分清楚，过了几个月就记不清了。也有另外一种人，他们似乎最初对什么都记不太清楚，但却能永远保持这些模糊的印象。我见过许多由于战斗的紧张造成记忆不确切的事例，所以后来对于回忆性的文章，我是不大相信的。

不过作为一位战场指挥官来说，对主要事实茫然无知，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那只能暴露个人的或者制度上的缺陷。在我同德国将领们一起工作期间，我发现他们很可能对于班、排和巡逻队的战斗情况比我们的将领知道得多，但对于大一些的兵团作战情况，却不能够说得同样清楚。他们对自己部队的了解与我们认为正确的一环扣一环的指挥责任制是不相符合的。

哈索·冯·曼陀菲尔在本书最后一章对阿登战役和他本人对第五装甲集团军指挥的回顾就是一个例子。曼陀菲尔正确地看到巴斯托尼是美军抵抗的关键地点。但是，他的情报不准确，他对部队在该地如何作战的想象多属臆测。他没有意识到攻占巴斯托尼是他的任务，也没有认识到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手下一个师长在关键时刻吓破了胆，退却了下来。他把诺维和这些地方都说

成是“由重兵把守”着，实际上守卫部队的人数比小队哨兵还少。尽管他错了，但当时他对那场战役就是这样看。他在认识上的错误同他对战役指挥失误是成正比的。他的错误看法，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当时实际存在的情况，因为这些错误说明了当时发生的事情，否则这些事就无法理解了。

军事史想必总是使人产生某种程度的误解，因为它囿于这种不同常理的情况，即不管指挥官头脑里想的是什麼，哪怕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当时导致胜利或失败的实际原因之一。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确信德国人企图攻打列日，因此在阿登战役期间，当美军第二师在埃尔森博恩岭上巩固了阵地，当敌人未能攻占蒙x 绍时，他受到了鼓舞。他对巴斯托尼并不太重视。但是由于他在危急时期有保障，德军没去攻列日，也许对他关系不大。

通过同德军指挥官们的密切联系，使我们产生了这样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象：外界多少有点过高估计了德军总参谋部系统对人的锻炼作用。人们通常把这个机构想像为一个炼人的熔炉，能将人改造成一个耐用的思想机器，摆脱了恐惧、优柔寡断等致命的弱点。但是，这些将军毕竟是人，人类最好的参谋训练也不能使人变得坚强不屈，经得起任何考验。

同德国人一起工作和同美军指挥和参谋人员一起工作并无多大差别。德国人与我们充分合作，比我们自己人更愿意暴露导致失败的个人责任。我特别想到撰写本书阿拉曼战役的弗里茨·拜尔莱因。他对于自己的错误和所有其他人的错误说得极为坦率。当他谈到自己判断上的错误时，他似乎对自己犯的大错误感到可笑。

不过当他描写他如何目睹里特·冯·托马在特勒曼普斯拉对着英军炮火一直走去时，却并不觉得可笑了，因为托马对战争已感到厌倦，对希特勒的倒行逆施感到不可忍受了。德国将军是不应该这样做的，尽管拜尔莱因更有理由知道他们有时是会这样做的。

在巴斯托尼郊外，他遇到了情况最糟的一天，那天他的情绪十分低落，在地洞深处向上级报告说，他的一师人已陷于绝境，这种失常的心理状态迫使希特勒改变了阿登战役的计划。

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京特·冯·克卢格失踪两天之谜——此事导致了他的自杀——是否也是因为这样简单的原因呢？西线总司令（克卢格）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仍然是这次战争中最有趣的谜疑之一。博多·齐默尔曼在叙述德军诺曼底防御战时，谈了一些关于克卢格的事，而且是抱着非常同情的态度写的。传说克卢格和隆美尔都参与了七月的炸弹阴谋事件，人们以此来证明他们两人为什么自杀。齐默尔曼说，他们与阴谋事件无关，我相信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人们肯定知道的全部情况是，德军在法国溃败的紧急关头，克卢格失踪了两天，当他再度露面时，他已被免职，不久就吞服了氰化钾。齐默尔曼说，他去“法莱兹口袋”安排向巴顿将军投降事宜，<sup>x1</sup>还说反对克卢格的理由是最高统帅部截收了一封克卢格致巴顿的无线电报。这一传说曾长期为德国人所相信。

1945年夏，当德国的将领们见到我时，他们首先提出的问题就是关于克卢格的问题。这件事引起他们很大的兴趣。“克卢格想到什么地方去投降？他是同谁谈判的？他为什么失败了？”

我们感到非常惊讶，根本就没有这回事。直到战争结束前没有一个德军高级将领发出有关投降的电报。后来，只是为了核实一下，我们向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随后又向第三集团军总参谋部提出了这个问题，结果还是回答不知道。克卢格从来没有和我们接触过。这件事是虚构的。

也许克卢格在他失踪的那个周末，“在一个旅店的门口，与一个普通士兵、一个孩子或是一个姑娘”消愁解闷，正像伯克<sup>①</sup>所说

<sup>①</sup>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1729—1797)英国政治家和雄辩家。——译者

的，这或许会改变命运的面貌，甚至几乎会改变自然的面貌。但是，齐默尔曼现在提供的全部情况表明，截收无线电报是希特勒一伙制造的骗局。目的是为干掉这个当年才华横溢而如今犹豫动摇的军人编造口实。

本书对纳粹德国各次战役的失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不过对希特勒的恶劣影响谈得很多。对于那些匆匆翻阅的读者们来说，的确很可能会得到这样的印象，以为希特勒的统帅和将军们都是一贯正确的兵法大师，这些人最后之所以一败涂地，仅仅是由于希特勒对他自己一无所知的事情进行了愚蠢的干预。但是，请他们再读一遍，在读第二遍时请稍慢一点！

在军事会议上，希特勒的意见不管好坏总是占上风，这仅仅是因为有足够数量的受过专业训练的参谋人员支持他的判断和决定。希特勒的那些孤注一掷的冒险行动并不是在他的军事首脑们联合反对的情况下决定的；他们之中很多人到最后一刻还在附和他的意见。即使那些有时敢于怀疑希特勒的直觉估计的人，只要还有一线成功的希望，都是和他一起干到底的。在本书中，再没有比库特·蔡茨勒更为令人寒心的人物了，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他担任总参谋长。他撰写了这一战役的情况，由于他当时不在现场，他的介绍只概括了最高统帅部内部的争论情况。蔡茨勒是反对派，他憎恨希特勒对在斯大林格勒的二十五万士兵的做法。可是，他多年来习惯于遵守军人的信条，所以他没有表示“我将不参与这种罪恶勾当”，而是让步了，走上了歧途，保住了总参谋长的职位。

他很可能心里这样想，采取将导致被免职的立场，是无济于事的。然而，某些人看来，这样做未必恰当。

任何一本书的基本价值主要取决于读者想从书里得到什么。本书也是如此。对于我来说，本书首次深刻地揭露了纳粹军事指挥机构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神秘关系，这似乎远比一步步分析最终导

致希特勒主义复灭的命运攸关的决定要吸引人。由于野心太大是希特勒机构的内在缺陷，因此，它的最终灭亡是必然的。早在1940年6月，希特勒的战争机器在攻城火炮、摩托化运输、铁路补给线的车辆、指挥的统一以及重视别国人民的战斗意志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此到时候他们要对自己干的蠢事付出充分的代价，这仅仅是个时间和地点问题。

不列颠、阿拉曼、斯大林格勒、莫斯科、诺曼底和阿登等战役都是德军遭受重大失败的战役。他们之所以失败，与其说是由于那些反对希特勒的人抵抗的结果，还不如说是由于一切侵略者不可避免的毛病——战线太长所致。在饭桌上贪多嚼不烂只不过会引起打嗝而已，可是在战场上，这将直接招来灾祸。每当我们自己的班、排和团想以很少的人去防守很大的地盘时，都有过这种教训。

如果总是贪图拉长战线的好处，在战术上只能算个小毛病，但在战略上则是不可原谅的。我早先曾经指出过，现在为了强调，我再重复一下，任何一个国家或政治制度，如一心想扩张，丝毫不顾别人死活，那么它手伸得太长的毛病就是一个不治之症。因此，我应当指出，我的德国朋友们看到了结果，但却颠倒了因果关系。这也有好处，因为这只能迫使学者们重新进行研究。关于侵略有一点看法是可以使人聊以自慰的，即侵略必将产生导致自身灭亡的毒剂。只要善良的人们团结起来反对侵略，这种看法就总是正确的。

欧洲战区史主编 S. L. A. 马歇尔

于密执安州底特律市

## 评论：决定命运的一年 (1939—1940)

西格弗里德·韦斯特法尔<sup>①</sup>

我们都清楚地记得引起现在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规模爆发的第一颗火星。战争的导火线是波兰和德国在走廊问题（因为凡尔赛条约规定将东普鲁士与德国割开）上的紧张关系，以及德国要求将但泽自由市重新并入德意志帝国。1939年4月德国政府废除了五年前同波兰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这条导火线就开始嗞嗞地燃烧起来。随着夏季慢慢过去，导火线越烧离炸药包越近。显然，希特勒对任何妥协解决都不感兴趣了。现在我们知道，波兰的不妥协态度也促使了8月下半月波德关系的严重恶化。

从德国占领苏台德地区到1939年春天这段时间里，德军仅为准备战争爆发制定了一项作战计划。这项计划是根据法国发动进攻这一假设制定的，计划考虑在西线和波兰边界都采取完全防守的措施：大批野战军整装待发，但暂时仍留在动员地区。可是，1939年初，希特勒却下令要三军火速拟定一项对波兰发动进攻的作战计划，因为德波争端可能无法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个计划称为白色作战计划——早先那个防御性的计划代号为红色作战计划——实施白色计划需要动用我们大批地面部队和空军对波兰作战，而西部边界则由极少量的部队来驻守。因为希特勒估计到，尽管法国和英国对波兰信誓旦旦作了保证，但实际上不会介入战争。由于他8月23日与斯大林谈判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他就更加相

---

<sup>①</sup> 韦斯特法尔中将是1944—1945年西线总司令的参谋长。

信自己的如意算盘。德苏条约的签订导致了第四次瓜分波兰。 14

进攻波兰的军事准备工作是1939年春季开始的。一些正规师被调到东部边境地区挖掘战壕和构筑战地防御工事。进攻的日期原定于8月25日。可是，在前一天晚上，希特勒在最后一刻动摇了。费了好大的劲才使正在向边界挺进的纵队停下来。大家普遍感到如释重负，德国军事领导人也有这样一种情绪，因为我们似乎好不容易又一次避免了战争。不幸的是，这种松口气的感觉为时过早了，以为和平尚能保持的希望化为泡影。8月31日，再次发出前进的命令，这次没有收回成命。9月1日凌晨5时45分，四十五个德国师，包括我们全部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队越过了德波边界，以图摧毁波兰的武装力量。

德意志民族以严肃沉重的心情对待战争的爆发。这次丝毫没有象1914年那样十分明显的兴高采烈的情绪。适龄服役的男子默默地服从动员令，到兵站报到。仿佛全国的男男女女，军人和平民都意识到现在开始的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希特勒和戈林显然也感到他们是破釜沉舟，作出了第一个命运攸关的决定。9月1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时，发誓要胜利凯旋，不成功便成仁。9月3日，当戈林获悉英国和法国对德宣战时，他说：“愿上帝保佑我们这场战争别打输了！”

然而，波兰战争一开始就频频告捷。波兰军队虽然作战勇敢，但是他们不论武器、训练，还是指挥方面都不是德军的手，因而在三周之内就被彻底打败。那些未被德军俘虏的波兰军队却当了苏联占领军的俘虏。苏军挺进到里宾特洛甫与俄国人在莫斯科划定的分界线。波兰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又一次不复存在，它被德国和苏联瓜分了。德国控制的波兰西部地区被正式称为“总 15  
督辖区”。德国总督将总督府设在克拉科夫城堡的韦佛尔宫——波兰人将这个地方视为自己民族的圣地。

一俟波兰被征服，德国军队就开始向西调迁。虽然当时对“西壁”——国外称为“西格弗里德防线”宣传得很多，但是，这时这条防线尚未竣工，距离“攻不破”的程度还差得很远。在波兰战争期间，这条防线仅由三十五个德军师驻守，而且其中大部分是训练很差的后备部队或是本土防御部队。法国野战军当时由六十五个现役师和四十五个后备师组成。要是法国野战军在广阔的战线上对德国驻守边界的保安部队（因为很难用更好听的名词来称呼他们）发动大规模进攻，那么，他们几乎毫无疑问会突破边界，特别是在九月上旬。如果法军在较大数量的德军从波兰调回之前发动这样一次进攻，他们几乎可以肯定毫无困难地推进到莱茵河，还很可能越过莱茵河。那么，以后战争的进程就会很不一样了。

然而，使许多德国军官感到惊讶的是，虽然法国人一定十分清楚我们暂时的弱点，他们却按兵不动。只有在萨尔布吕肯防区和特里尔南部的佩尔地区，即德国、法国和卢森堡三国的交界处发生了前哨战。沿着前线的其他地方，尤其是沿着莱茵河上游，都是处在“奇怪的战争”时期。连续好几个星期，任何一方都未开枪，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双方的民工都可以在紧靠边界的地方构筑工事。甚至到德国野战部队几乎全部都在西线集结时，这种状况还在继续。希特勒断言，法国人将坐失这千载难逢的良机，他说对了；由于他们没有利用德国这种虚弱的处境立即发动进攻，从而失去了重创希特勒德国的机会。对希特勒来说，下一步就是在尽早的适当时机打败法国。整个德军的战斗序列也就作了相应的改变，在西部集结的部队从三个集团军增加到八个，素质差的本土防御部队由在波兰战场上完成了自身训练的现役部队所代替。

16 自8月下旬以来，战争的阴影笼罩着德国所有被统一宣布为“本土战区”的各省。对一切房屋和交通工具实行灯火管制。1939年至1940年的冬季偶尔有飞机轰炸。食品完全定量供应，所有的

原料也一样，只有凭供应卡或某种其他形式的许可证才能得到供应。征兵动员在继续。被征入伍的新兵使西线的德军进一步扩大，到1940年春，总数已达一百三十六个师。

希特勒早在1939年11月12日就想发动进攻。由于气候原因加上陆军还未具备充分的进攻能力，陆军总司令不同意这个计划。经过激烈的争吵，布劳希奇说服了希特勒收回发动进攻的命令。原计划比1914年所采用的作战计划要更加厉害，它把主攻点放在德军的右翼，要求德军穿过荷兰和比利时向前推进。1940年2月，这个计划被放弃，改为采用所谓曼施泰因计划，将重点放在中央地区。

冬季，进攻日期确定了不下十几次，皆因气候异常寒冷，在最后一刻被取消。5月10日凌晨5时45分，在西线，训练有素、水平很高的德军部队终于沿着埃姆登到卡尔斯鲁厄的整条战线发起了进攻。所执行的是曼施泰因计划。

战事发展比预期要迅速得多、顺利得多。5月14日，荷兰军队就被迫放下武器。仅仅两周之后，比利时的武装力量投降了，被迫跟随自己的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当了俘虏。比利时军队的背叛迫使英国远征军撤到海边，处境岌岌可危，只是由于希特勒作出的决定才救了他们，希特勒命令为弥合对英国远征军包围正从南北两翼向前挺进的德军停止前进，同时根据戈林的建议将这一地区的战斗进一步局限于德国空军的轰炸。可是，德国空军是完全没有能力阻止英军撤退的，由于气候条件进一步恶化，他们就更没有办法了。到6月4日，英勇战斗的英军大部分和大大削弱了的法国以及比利时部队一起撤回到英格兰。 17

当时德国的宣传机器大肆诬蔑敦刻尔克的撤退，把它说成是英国的失败。诚然，英军丧失了自己的全部装备，但挽救了部队，这支部队为后来在非洲、意大利和西线打败德军提供了干部。